資治通鑑/卷28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八十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八十一 後晉紀二

► 卷二百八十二

起強圉作噩，盡著雍閹茂，凡二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81卷

【後晉紀二】 起強圉作噩，盡著雍閹茂，凡二年。

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天福二年（丁酉，公元九三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卯，日有食之。

詔以前北面招收指揮使安重榮為成德節度使，以秘瓊為齊州防禦使。遣引進使王景崇諭瓊以利害。重榮與契丹將趙思溫偕如鎮州，瓊不敢拒命。丙辰，重榮奏已視事。景崇，邢州人也。

契丹以幽州為南京。

李崧、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。帝以始鎮河東，崧有力焉，德之；亦不責琦。乙丑，以琦為秘書監；丙寅，以崧為兵部侍郎、判戶部。

初，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，有術士張生語之云：「必為將相。」延光既貴，

信重之。延光嘗夢蛇自臍入腹，以問張生，張生曰：「蛇者龍也，帝王之兆。」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。唐潞王素與延光善，及趙德鈞敗，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，雖奉表請降，內不自安，以書潛結秘瓊，欲與之為亂。瓊受其書不報，延光恨之。瓊將之齊，過魏境，延光欲滅口，且利其貨，遣兵邀之於夏津，殺之。丁卯，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；帝不問。

戊寅，以李崧為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充樞密使，桑維翰兼樞密使。時晉新得天下，藩鎮多未服從；或雖服從，反仄不安。兵火之餘，府庫殫竭，民間困窮，而契丹徵求無厭。維翰勸帝推誠棄怨以撫藩鎮，卑辭厚禮以奉契丹，訓卒繕兵以修武備，務農桑以實倉廩，通商賈以豐貨財。數年之間，中國稍安。

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。知誥始建太廟、社稷，改金陵為江寧府，牙城曰宮城，廳堂曰殿；以左、右司馬宋齊丘、徐玠為左、右丞相，馬步判官周宗、內樞判官黟人周廷玉為內樞使。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。置騎兵八軍，步兵九軍。

二月，吳主以盧文進為宣武節度使，兼侍中。

戊子，吳主使宜陽王璟如西都，冊命齊王；王受冊，赦境內。冊王妃曰王后。

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度使、同平章事元珦獲罪於元瓘，廢為庶人。

契丹主自上黨歸，過雲州，大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，契丹主留之，不使還鎮。節度判官吳巒在城中，謂其眾曰：「吾屬禮義之俗，安可臣於夷狄乎！」眾推巒領州事，閉城不受契丹之命，契丹攻之，不克。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契丹，挺身南歸。契丹主過新州，命威塞節度使翟璋斂犒軍錢十萬緡。初，契丹主阿保機強盛，室韋、奚、霫皆役屬焉，奚王去諸苦契丹貪虐，帥其眾西徙嫗州，依劉仁恭父子，號西奚。去諸卒，子掃剌立。唐莊宗滅劉守光，賜掃剌姓李名紹威。紹威娶契丹逐不魯之姊。逐不魯獲罪於契丹，奔紹威，紹威納之；契丹怒，攻之，不克。紹威卒，子拽剌立。及契丹主德光自上黨北還，拽剌迎降，時逐不魯亦卒，契丹主曰：「汝誠無罪，掃剌、逐不魯負我。」皆命發其骨，磴而揚之。諸奚畏契丹之虐，多逃叛。契丹主勞翟璋曰：「當為汝除代，令汝南歸。」己亥，璋表乞征詣闕。既而契丹遣璋將兵討叛奚、攻雲州，有功，留不遣璋，璋鬱鬱而卒。張礪自契丹逃歸，為追騎所獲，契丹主責之曰：「何故捨我去？」對曰：「臣華人，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，生不如死，願早就戮。」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：

「吾常戒汝善遇此人，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？若失之，安可復得邪！」笞彥英而謝礪。礪事契丹主甚忠直，遇事輒言，無所隱避，契丹主甚重之。

初，吳越王鏐少子元球數有軍功，鏐賜之兵仗。及吳越王元瓘立，元珪為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、靜江節度使，兼中書令，恃恩驕橫，增置兵仗至數千，國人多附之。元瓘忌之，使人諷元珪請輸兵仗，出判溫州，元珪不從。銅官廟吏告元瓘遣親信禱神，求主吳越江山；又為蠟丸從水竇出入，與兄元珣謀議。三月，戊午，元瓘遣使者召元球宴宮中，既至，左右稱元珪有刃墜於懷袖，即格殺之；並殺元珣。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珣、元珪交通者，其子仁俊諫曰：「昔光武克王郎，曹公破袁紹，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，今宜效之。」元瓘從之。

或得唐潞王膂及髀骨獻之，庚申，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。

帝遣使詣蜀告即位，且敘姻好；蜀主復書，用敵國禮。

范延光聚卒繕兵，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，將作亂。會帝謀徙都大梁，桑維翰曰：「大梁北控燕、趙，南通江、淮，水陸都會，資用富饒。今延光反形已露，大梁距魏不過十驛，彼若有變，大軍尋至，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。」丙寅，下詔，托以洛陽漕運有闕，東巡汴州。

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為王太子，固辭不受。追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，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。壬申，更名誥。

庚辰，帝發洛陽，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為東都巡檢使。

漢主以疾愈，大赦。

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。

夏，四月，丙戌，帝至汴州；丁亥，大赦。

吳越王元瓘復建國，如同光故事。丙申，赦境內，立其子弘儁為世子。以曹仲達、沈崧、皮光業為丞相，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。

丁酉，加宣武節度使楊光遠兼侍中。

閩主作紫微宮，飾以水晶，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。又遣使散詣諸州，伺人隱慝。

五月，吳徐誥用宋齊丘策，欲結契丹以取中國，遣使以美女、珍玩泛海修好，契丹主亦遣使報之。

丙辰，敕權署汴州牙城曰大寧宮。

壬申，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，以安其意。

追尊四代考妣為帝后。己卯，詔太社所藏唐室罪人首聽親舊收葬。初，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嘗事梁均王，為內諸司使，至是，請其首而葬之。

六月，吳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。

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，銳恃恩專橫，符奏有不如意者，對延光手裂之。會延光病經旬，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，與之合謀逼延光反；延光亦思張生之言，遂從之。甲午，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，言延光反狀；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渡河，焚草市；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、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。奉進，雲州人也。丁酉，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為魏府西南面都部署。戊戌，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滑州。己亥，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。重威，朔州人也，尚帝妹樂平長公主。范延光以馮暉為都部署，孫銳為兵馬都監，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。辛丑，楊光遠奏引兵逾胡梁渡。

以翰林學士、禮部侍郎和凝為端明殿學士。凝署其門，不通賓客。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致書於凝，以為「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，宜知四方利病，奈何拒絕賓客！雖安身為便，如負國何！」凝奇之，薦於桑維翰，未幾，除左拾遺。誼上言：「北狄有援立之功，宜外敦信好，內謹邊備，不可自逸，以啟戎心。」帝深然之。

契丹攻雲州，半歲不能下。吳巒遣使間道奉表求救，帝為之致書契丹主請之，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圍去。帝召巒歸，以為武寧節度副使。

丁未，以侍衛使光遠為魏府四面都部署，張從賓為副部署兼諸軍都虞侯，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，為魏府西面都部署。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，當從楊光遠北征，白知遠乞留。人問其故，威曰：「楊公有奸詐之才，無英雄之氣，得我何用？能用我者其劉公乎！」

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。延光使人誘從賓，從賓遂與之同反，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，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。繼祚，全義之子也。從賓又引兵入洛陽，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乂，以東都副留守、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。從賓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，留守判官李遐不與，兵眾殺之。從賓引兵東扼汜水關，將逼汴州。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益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；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。時羽檄縱橫，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，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，神色自若，接對賓客，不改常度，眾心差安。

方士言於閩主，雲有白龍夜見螺峰；閩主作白龍寺。時百役繁興，用度不足，閩主謂吏部侍郎、判三司候官蔡守蒙曰：「聞有司除官皆受賂，有諸？」對曰：「浮言無足信也。」閩主曰：「朕知之久矣，今以委卿，擇賢而授，不肖及罔冒者勿拒，第令納賂，籍而獻之。」守蒙素廉，以為不可；閩主怒，守蒙懼而從之。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寡為差。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，專務聚斂，無有盈厭。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，隱口者死，逃亡者族。果菜雞豚，皆重征之。

秋，七月，張從賓攻汜水，殺巡檢使宋廷浩。帝戎服，嚴輕騎，將奔晉陽以避之。桑維翰叩頭苦諫曰：「賊鋒雖盛，勢不能久，請少待之，不可輕動。」帝乃止。

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，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、右衛大將軍尹暉在大梁，溫韜之子延浚、延沼、延袞居許州，皆應之。延光令延浚兄弟取許州，聚徒已及千人。繼英、暉事洩，皆出走，壬子，敕以延光奸謀，誣污忠良，自今獲延光諜人，賞獲者，殺諜人，禁蠟書，勿以聞。暉將奔吳，為人所殺。繼英奔許州，依溫氏。忠武節度使葛從簡盛為之備，延浚等不得發，欲殺繼英以自明，延沼止之，遂同奔張從賓。繼英知其謀，勸從賓執三溫，皆斬之。

白奉進在滑州，軍士有夜掠者，捕之，獲五人；其三隸奉進，其二隸符彥饒，奉進皆斬之；彥饒以其不先白己，甚怒。明日，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，彥饒曰：「軍中各有部分，

奈何取滑州軍士並斬之，殊無客主之義乎！」奉進曰：「軍士犯法，何有彼我！僕已引咎謝公，而公怒不解，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！」拂衣而起，彥饒不留；帳下甲士大噪，擒奉進，殺之。從騎走出，大呼於外，諸軍爭擐甲操兵，喧噪不可禁止。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為，帥步兵欲從亂，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出營，厲聲謂萬曰：「符公擅殺白公，必與魏城通謀。此去行宮才二百里，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，奈何不思報國，乃欲助亂，自求族滅乎！今日當共擒符公，送天子，立大功。軍士從命者賞，違命者誅，勿復疑也！」萬部兵尚有呼躍者，順密殺數人，眾莫敢動。萬不得已從之，與奉國都虞侯方太等共攻牙城，執彥饒，令太部送大梁。甲寅，敕斬彥饒於班荊館，其兄弟皆不問。

楊光遠自白皋引兵趣滑州，士卒聞滑州亂，欲推光遠為主。光遠曰：「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！晉陽之降出於窮迫，今若改圖，真反賊也！」其下乃不敢言。時魏、孟、滑三鎮繼叛，人情大震，帝問計於劉知遠，對曰：「帝者之興，自有天命。陛下昔在晉陽，糧不支五日，俄成大業。今天下已定，內有勁兵，北結強虜，鼠輩何能為乎！願陛下撫將相以恩，臣請戢士卒以威；恩威兼著，京邑自安，本根深固，則枝葉不傷矣。」知遠乃嚴設科禁，宿衛諸軍無敢犯者。有軍士盜紙錢一帕，主者擒之，左右請釋之，知遠曰：「吾誅其情，不計其直。」竟殺之。由是眾皆畏服。乙卯，以楊光遠為魏府行營都招討使、兼知行府事，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為河南尹、東京留守，以杜重威為昭義節度使、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，以侯益為河陽節度使。帝以渭州奏事皆馬萬為首，擢萬為義成節度使。丙辰，以盧順密為果州團練使，方太為趙州刺史；既而知皆順密之功也，更以順密為昭義留後。馮暉、孫銳引兵至六明鎮，光遠引之渡河，半渡而擊之，暉、銳眾大敗，多溺死，斬首三千級，暉、銳走還魏。杜重威、侯益引兵至汜水，遇張從賓眾萬餘人，與戰，俘斬殆盡，遂克汜水。從賓走，乘馬渡河，溺死。獲其黨張延播、繼祚、婁繼英，送大梁，斬之，滅其族。史館修撰李濤上言，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，乞免其族，乃止誅繼祚妻子。濤，回之族曾孫也。

詔東都留守司百官悉赴行在。

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。

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聞范延光作亂，殺安遠節度使周瑰，自領軍府，欲俟延光勝則附之，敗則渡江奔吳。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，許赦王暉以為唐州刺史。

范延光知事不濟，歸罪於孫銳而族之，遣使奉表待罪，戊寅，楊光遠以聞，帝不許。

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浩受禪，誥讓不受。

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吳，遣行軍司馬張朏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。暉大掠安州，將奔吳，部將胡進殺之。八月，癸巳，以狀聞。李金全至安州，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，金全說諭，悉遣詣闕；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，伏兵於野，執而斬之。彥和且死，呼曰：「王暉首惡，天子猶赦之；我輩脅從，何罪乎！」帝雖知金全之情，掩而不問。

吳歷陽公濛知吳將亡，甲午，殺守衛軍使王宏。宏子勒兵攻濛，濛射殺之。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，引二騎詣廬州，欲依之。本聞濛至，將見之，其子弘祚固諫，本怒曰：「我家郎君來，何為不使我見！」弘祚合扉不聽本出，使人執濛於外，送江都。徐誥遣使稱詔殺濛於採石，追廢為悖逆庶人，絕屬籍。侍衛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，誥歸罪於悰，貶池州。

乙巳，赦張從賓、符彥饒、王暉之黨，未伏誅者皆不問。

梁、唐以來，士民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，悉遣使贖還其家。

吳司徒、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內樞使、忠武節度使王令謀老病無齒，或勸之致仕，令謀曰：「齊王大事未畢，吾何敢自安！」疾亟，力勸徐誥受禪。是月，吳主下詔，禪位於齊。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，宋齊丘不署表。九月，癸丑，令謀卒。

甲寅，以李金全為安遠節度使。

婁繼英未及葬梁均王而誅死，詔梁故臣右衛上將軍安崇阮與王故妃郭氏葬之。

丙寅，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於齊。冬，十月，甲申，齊王誥即皇帝位於金陵，大赦，改元升元，國號唐。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。乙酉，遣右丞相玠奉冊詣吳主，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，宮室、乘輿、服御皆如故，宗廟、正朔、徽章、服色悉從吳制。丁亥，立徐知證為江王，徐知諤為饒王。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、兼中書令，封弘農公。

唐主宴群臣於天泉閣，李德誠曰：「陛下應天順人，惟宋齊丘不樂。」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，唐主執書不視，曰：「子嵩三十年舊交，必不相負。」齊丘頓首謝。己丑，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，皆取於仙經。讓皇常服羽衣，習辟穀術。辛卯，吳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為公，而加官增邑。丙申，以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詠、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平章事。讓皇以唐主上表，致書辭之；唐主表謝而不改。丁酉，加宋齊丘大司徒。齊丘雖為左丞相，不預政事，心慍懟，聞制詞云「布衣之交」，抗聲曰：「臣為布衣時，陛下為刺史；今日為天子，可不用老臣矣。」還家請罪，唐主手詔謝之，亦不改命。久之，齊丘不知所出，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它州，及斥遠吳太子璉，絕其婚；唐主不從。乙巳，立王后宋氏為皇后。戊申，以諸道都統、判元帥府事景通為諸道副元帥、判六軍諸衛事、太尉、尚書令、吳王。

閩主命其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於晉，且請置邸於都下。

十一月，乙卯，唐吳王景通更名璟。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；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。戊午，唐主立其子景遂為吉王，景達為壽陽公；以景遂為侍中、東都留守、江都尹，帥留司百官赴東都。

戊辰，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，進封吳越國王。

安遠節度使李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為中門使，軍府事一以委之。漢筠貪滑殘忍，聚斂無厭。帝聞之，以廉吏賈仁沼代之，且召漢筠，欲授以它職，庶保全功臣。漢筠大懼，始勸金全以異謀。乙亥，金全表漢筠病，未任行。金全故人龐令圖屢諫曰：「仁沼忠義之士，以代漢筠，所益多矣。」漢筠夜遣壯士逾垣滅令圖之族，又毒仁沼，舌爛而卒。漢筠與推官張緯相結，以諂惑金全，金全愛之彌篤。

十二月戊申，蜀大赦，改明年元曰明德。

詔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，制置武平、靜江等軍事。

是歲，契丹改元會同，國號大遼，公卿庶官皆仿中國，參用中國人，以趙延壽為樞密使，尋兼政事令。

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天福三年（戊戌，公元九三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己酉，日有食之。

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，愧恨而卒。

丙寅，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。

蜀主以武信節度使、同平章事張業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、樞密使，武泰節度使王處回兼武信節度使、同平章事。

二月，庚辰，左散騎常侍張允上《駁赦論》，以為：「帝王遇天災多肆赦，謂之修德。借有二人坐獄遇赦，則曲者倖免，直者銜冤，冤氣升聞，乃所以致災，非所以弭災也。」詔褒之。帝樂聞讜言，詔百官各上封事，命使部尚書梁文矩等十人置詳定院以考之，無取者留中，可者行之。數月，應詔都無十人，乙未，復降御札趣之。

三月，丁丑，敕禁民作銅器。初，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，喪亂以來，皆廢絕，錢日益耗，民多銷錢為銅器，故禁之。

中書舍人李詳上疏，以為「十年以來，赦令屢降，諸道職掌皆許推恩，而藩方薦論動逾數百，乃至藏典、書吏、優伶、奴僕，初命則至銀青階，被服皆紫袍象笏，名器僭濫，貴賤不分。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，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，他州止聽奏都押牙、都虞候、孔目官，自餘但委本道量遷職名而已。」從之。

夏，四月，甲申，唐宋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，唐主答以省署未備。

吳讓皇固辭舊宮，屢請徙居；李德誠等亦亟以為言。五月，戊午，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楊宮，以李建勳為迎奉讓皇使。

楊光遠自恃擁重兵，頗干預朝政，屢有抗奏，帝常屈意從之。庚申，以其子承祚為左威衛將軍，尚帝女長安公主，次子承信亦拜美官，寵冠當時。

壬戌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輿為鎮海留後，客省使公孫圭為監軍使，親吏馬思讓為丹

楊宮使，徙讓皇居丹楊宮。宋齊丘復自陳為左右所間，唐主大怒；齊丘歸第，白衣待罪。或曰：「齊丘舊臣，不宜以小過棄之。」唐主曰：「齊丘有才，不識大體。」乃命吳王璟持手詔召之。

六月，壬午，或獻毒酒方於唐主，唐主曰：「犯吾法者自有常刑，安用此為！」群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，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，徐玠曰：「陛下自應天順人，事非逆取，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，鹹非急務，不可從也。」唐主然之。

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。丙戌，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：「今宮室雖經焚毀，猶侈於帝堯之茅茨；所費雖寡，猶多於漢文之露台。況魏城未下，公私困窘，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；請俟海內平寧，營之未晚。」上納其言，仍賜詔褒之。

己丑，金部郎中經鑄奏：「竊見鄉村浮戶，非不勤稼穡，非不樂安居，但以種木未盈十年，墾田未及三頃，似成生業，已為縣司收供徭役，責之重賦，威以嚴刑，故不免捐功捨業，更思他適。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，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。」從之。

秋，七月，中書奏：「朝代雖殊，條制無異。請委官取明宗及清泰時敕，詳定可久行者編次之。」己酉，詔左諫議大夫薛融等詳定。

辛酉，敕作受命寶，以「受天明命，惟德允昌」為文。

八月，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，戊寅，以馮道為太后冊禮使，左僕射劉昫為契丹主冊禮使，備鹵薄、儀仗、車輅，詣契丹行禮；契丹主大悅。帝事契丹甚謹，奉表稱臣，謂契丹主為「父皇帝」；每契丹使至，帝於別殿拜受詔敕。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，吉凶慶吊，歲時贈遺，玩好珍異，相繼於道。乃至應天太后、元帥太子、偉王、南、北二王、韓延徽、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遺。小不如意，輒來責讓，帝常卑辭謝之。晉使者至契丹，契丹驕倨，多不遜語。使者還，以聞，朝野鹹以為恥，而帝事之曾無倦意，以是終帝之世，與契丹無隙。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，往往托以民困，不能滿數。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，但令為書稱「兒皇帝」，如家人禮。

初，契丹主既得幽州，命曰南京，以唐降將趙思溫為留守。思溫子延照在晉，帝以為祁州刺史。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，請以幽州內附；帝不許。

契丹遣使詣唐，宋齊丘勸唐主厚賄之，俟至淮北，潛遣人殺之，欲以間晉。

壬午，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，因來降，言范延光食盡窮困；己丑，以暉為義成節度使。楊光遠攻廣晉，歲餘不下，帝以師老民疲，遣內職朱憲入城諭范延光，許移大藩，曰：「若降而殺汝，白日在上，吾無以享國。」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：「主上重信，雲不死則不死矣。」乃撤守備，然猶遷延未決。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，延光意乃決。九月，乙巳朔，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、守英詣大梁。己酉，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。壬子，詔書至廣晉，延光帥其眾素服於牙門，使者宣詔釋之，朱憲，汴州人也。

契丹遣使如洛陽，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。

壬戌，唐太府卿趙可封請唐主複姓李，立唐宗廟。

庚午，楊光遠表乞入朝；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。己巳，制以范延光為天平節度使，仍賜鐵券，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；其張從賓、符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，亦釋之。延光腹心將佐李式、孫漢威、薛霸皆除防禦、團練使、刺史，牙兵皆升為侍衛親軍。初，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，邢州人也，父母在鄉里，未嘗供饋。後與張從賓同反，從賓敗，奔廣晉，范延光以為步軍都監，使登城拒守。楊光遠訪獲其母，置城下以招之，彥王旬引弓射殺其母。延光既降，帝以彥珣為坊州刺史。近臣言彥珣殺母，殺母惡逆不可赦；帝曰：「赦令已行，不可改也。」乃遣之官。

臣光曰：治國家者固不可無信。然彥珣之惡，三靈所不容，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，治其殺母之罪，何損於信哉！

辛未，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。

冬，十月，戊寅，契丹遣使奉寶冊，加帝尊號曰英武明義皇帝。

帝以大梁舟車所會，便於漕運，丙辰，建東京於汴州，復以汴州為開封府，以東都為西京，以西都為晉昌軍節度。帝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，權自以累世將相，恥之，謂人曰：「吾老矣，安能向穹廬屈膝！」乃辭以老疾。帝怒，戊子，權坐停官。

初，郭崇韜既死，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。帝即位，桑維翰、李崧兼之，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。楊光遠圍廣晉，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，光遠奏請多逾分，帝常依違，維翰獨以法裁折之。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，處讓曰：「是皆執政之意。」光遠由是怨執政。范延光降，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；帝知其故而不得已，加維翰兵部尚書，崧工部尚書，皆罷其樞密使；以處讓為樞密使。

太常奏：「今建東京，而宗廟、社稷皆在西京，請遷置大梁。」敕旨：「且仍舊。」

戊戌，大赦。

楊延藝故將吳權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於交州，公羨遣使以賂求救於漢。漢主欲乘其亂而取之，以其子萬王弘操為靜海節度使，徙封交王，將兵救公羨，漢主自將屯於海門，為之聲援。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益，益曰：「今霖雨積旬，海道險遠，吳權桀黠，未可輕也。大軍當持重，多用鄉導，然後可進。」不聽。命弘操帥戰艦自白藤江趣交州。權已殺公羨，據交州，引兵逆戰，先於海口多植大杙，銳其首，冒之以鐵，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，弘操逐之，須臾潮落，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，漢兵大敗，士卒覆溺者太半；弘操死，漢主慟哭，收餘眾而還。先是，著作佐郎侯融勸漢主弭兵息民，至是以兵不振，追咎融，剖棺暴其屍。益，仿之孫也。

楚順賢夫人彭氏卒。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，楚王希範憚之；既卒，希範始縱聲色，為長夜之飲，內外無別。有商人妻美，希範殺其夫而奪之，妻誓不辱，自經死。

河決鄆州。

十一月，范延光自鄆州入朝。

丙午，以閩主昶為閩國王，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，賜昶赭袍。戊申，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為臨海郡王。閩主聞之，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，以既襲帝號，辭冊命及使者。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，與妻子辭訣入諫，閩主欲杖之，諷曰：「臣若迷國不忠，死亦無怨；直諫被杖，臣不受也。」閩主怒，黜為民。

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，桑維翰請分天雄之眾，加光遠太尉、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。光遠由是怨望，密以賂自訴於契丹，養部曲千餘人，常蓄異志。辛亥，建鄴都

於廣晉府，置彰德軍於相州，以澶、衛隸之；置永清軍於貝州，以博、冀隸之。澶州舊治頓丘，帝慮契丹為後世之患，遣前淄州刺史汲人劉繼勳徙澶州跨德勝津，並頓丘徙焉。以河南尹高行周為廣晉尹、鄴都留守，貝州防禦使王廷胤為彰德節度使，右神武統軍王周為永清節度使。廷胤，處存之孫；周，鄴都人也。

范延光屢請致仕，甲寅，詔以太子太師致仕，居於大梁，每預宴會，與群臣無異。延光之反也，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，戊午，以景為耀州團練使。

癸亥，敕聽公私自鑄銅錢，無得雜以鉛鐵，每十錢重一兩，以「天福無寶」為文。仍令鹽鐵頒下模範，惟禁私作銅器。

立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貴為鄭王，充開封尹。

庚辰，敕先許公私鑄錢，慮銅難得，聽輕重從便，但勿令缺漏。

辛丑，吳讓皇卒。唐王廢朝二十七日，追謚曰睿皇帝。是歲，唐主徙吳王璟為齊王。

鳳翔節度使李從曮，厚文士而薄武人，愛農民而嚴士卒，由是將士怨之。會發兵戍西邊，既出郊，作亂，突門入城，剽掠於市。從曮發帳下兵擊之，亂兵帳，東走，欲自訴於朝廷，至華州，鎮國節度使太原張彥澤邀擊，盡誅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